

◇边走边看

归隐半山居

欧阳冰云

岳西来榜，半山腰上，民居几座，围成小院，曰：半山居民宿。

七八好友，围坐一桌。咸菜滚豆腐、干虾烧萝卜、排骨炖白菜、腊肉炒大蒜，一碗碗纯正的味道，一碟碟精致的菜肴，让人沉醉其中。火红的野山椒、灯笼椒，翠绿的香葱，雪白的大蒜，淡黄的生姜，淡紫色的洋葱，搭配在一起，色香味俱全。主人热爱文学，年轻时是个妥妥的文学青年，藏书万卷。中年后退隐江湖，建半山居，初衷是供朋友喝茶聊天，不想名声越来越大，逐渐建成现在的民宿。

山里的夜晚格外寒冷，沿着山间的小路回住处，不时能听到清晰的虫鸣，或高或低，或远或近。没有月光，院子里的回廊上装了很多灯，用细篾做成圆灯笼状，罩在外面，古朴典雅，又有朦胧感，颇有情趣。回廊的尽头，是一个暖阁。主人烧了栎炭火炉，上面吊着陶壶，壶里煮着上好的红茶，袅袅升腾的水汽中，芬芳四溢。在小木凳上坐下来，喝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茗，浑身舒泰。

院子里有很多屋子，亮着一盏盏温暖的灯，门虚掩，可以随便进入参观，家具多是山中原木，散发着木头的香味。木质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类书籍，在靠窗的藤椅上坐下，随便拿一本书，一边喝茶，一边在文字的世界里遨游，享受一个人独有的安静与闲适。

喜欢半山居的布置和摆设。居所之内，书卷盈案，茶香袅袅，墨香与茶香交织在一起，营造出独特的文化氛围。在这里，可以自由地挥洒笔墨，将心中的感悟与自然的灵韵融为一体，创作出令人心旷神怡的佳作。可以朗诵一篇美文，可以即兴高歌一曲，按照自己的喜好，随心所欲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正所谓

把别人还给别人，把自己还给自己，率性而为。

深山里的夜晚，格外寂静。身处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，可以做一个思想者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找到与自己对话的方式。这种对话，不是简单的自我反思，而是对生命本真的深刻洞察与领悟。若能放下尘世的喧嚣，放下俗世的奔波，放下红尘的烦恼，那该多好。如果有来生，我真的情愿做一个乡下人，定居在一座村庄，有自己的小院子，种菜养花，看日出日落，赏山岚云雾，品人间清欢，享受欢喜和自在。

清晨，被第一缕阳光唤醒，推开窗，是满眼的绿意，是清新的空气。窗外是一幅水墨画，灵动自然。泡上一壶茶，坐在窗前，静静地看着远处的山峦和云雾，心中充满宁静与满足。对面层层叠叠的山，却是漫山红遍。大别山南麓喜欢种植木梓树、红枫，霜降过后，色彩的饱和度不断增强，特别是田间地头的木梓树，在阳光下，红得发紫，红得透亮，红得可爱。山坳里的人家，升起了一阵阵炊烟，烟笼寒山，诗意盎然。此情此境，心随白云远，意与山水凝。

沿着门前的小路，顺着来榜河漫步。河水清瘦，河床裸露，河道上怪石林立，沉默不语，但经过千百年的冲洗和风吹雨打，颠沛流离，最终停留在这里。它们的形状怪异，有的像山，有的像灵兽，有的像游鱼。历史的痕迹和岁月的沧桑镌刻在石身上，逐渐改变他们本来的样子。我在一座小桥底下，捡到一块青石，上面有斑斑缕缕的纹路，像一幅水墨画，中间有白色的瀑布，细看有苍松耸立，有羊肠小路，俨然一幅归隐图。石遇有缘人，我心欣喜，也算不枉此行。



等待 陆冠京 摄

◇安庆地理

化石之乡杨小屋

黄骏骑

潜山市痘姆乡杨小屋附近的山冈，随处可见红砂岩。在地质考古学家眼里，红砂岩就是地壳变迁、深水之石隆出地面的印证。后来，这里发现六千多万年前的龟化石，几乎完整地裸露和保留在红砂岩里，证实了专家的判断。

杨小屋龟化石的发现，始于1971年。当年驻扎在距这里不远的311地质队四处找矿，从航拍的地图上发现这一带全是红砂岩。找矿的工程师对地质考古也有研究，慧眼识宝，发现硕大的龟化石。

杨小屋的山冈上发现龟化石的消息在考古界传开了。从那以后，考古学家络绎不绝。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，还有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的古生物研究专家先后来到这里。他们整天伏在红砂岩上，小心翼翼地用考古铲剥离表土，搜寻采集标本，对发掘的古化石一一编号、登记，拍下照片，撰写研究论文。

中国科学院专家鉴定，这些龟化石距今大约有六千五百万年，是一种水生陆龟。这一带发现的两种龟类都属于古新世中晚期，而古新世能确知龟科的最早记录，迄今全世界资料极少，连同“潜山安徽龟”在内，才只有2科3属5种。可见，杨小屋发现的龟化石非常珍贵。由于这个原因，命名也就特别突出化石的出土地，称“潜山安徽龟”。从那以后，名不见经传的杨小屋在国内外古脊椎动物研究领域声名远播了。

遥想当年，这里也许有一片湖水，四周是茂密的树林，有高大的古杉、飘拂的杨柳，湖水碧波粼粼。气候潮湿而温暖，雨量充沛。山野中有犀牛、岩羊在湖畔草从里啃噬青草、采食树叶，野驴、野马在湖边草地上追逐，树枝上有啾啾鸣叫的鸟儿——这是一幅恬静和谐的画面。然而，年轻的地球躁动不安，突然有一天，伴随一阵撼天震地的巨响，岩浆喷发，烈焰腾空。铺天盖地的灼烫尘埃，弥漫苍穹大野，一场由火山喷发造成的毁灭性灾难，不期而至。惊恐的鳄鱼、龟本能地四处躲藏，鸟群飞向天空。但是，很快就因为火山喷发造成的二氧化碳和一些有毒气体而窒息，扑腾几下，统统被埋葬在熔岩和火山灰里。于是，由水滋养的地球水域面积不断缩小，陆地表面渐渐扩大。经过不知多少年轰轰烈烈的演变，这个巨大的内陆湖泊变成盆地。在它的周围，群山隆起，形成巍峨绵延的大别山脉。在这样的地质裂变中，一些物种销声匿迹，成了深埋于地层与岩石间的化石。

近些年来，这一带发现的巨型鳄鱼头骨化石、“丰齿兽”“潜山矫齿兽”“龙齿异猬”等化石，说明这里曾是万物竞生之地。“李氏皖水鸡”的问世，填补了鸟类化石的空白。1989年，同样在杨小屋化石点发现的“东方晓鼠”化石，推翻了世界鼠类起源在北美洲的论断，而重新确立在亚洲的东方——中国安徽潜山。

地质考古界有“三个一万”的说法。一万只生物中，有一只成为化石就不错了，形成过程少说也要万年以上，在一万只化石中能发现标本的概率仅有一件。而在杨小屋已发现的龟化石有数十枚，且大都基本完整，有的甚至数枚叠压在同一块岩石上，其中最大的长达260毫米。由此看来，中科院专家把这里列为“亚洲哺乳类的发源地、古生物化石的宝库”，是恰如其分的。

◇流年碎影

炒冻米

方月红

那会儿的农村，家家户户都会留一两分水田栽插糯米稻。糯米不仅是打糍粑、裹粽子的重要原料，也是做冻米的必需原料。

有霜的晴天，将糯米浸泡洗净后，在饭甑里蒸熟。蒸熟的糯米饭，倒进门口架好的团箕，冷却，冻结，再搓开成饭粒；晒几个太阳，饭粒变得细长通透，泛着银白的光，抓一把，米粒纷纷从指缝间滑溜下来；牙齿轻轻一咬，嘎嘣嘎嘣脆——米胚制好了。

北风一天比一天紧，腊月就到了，冻米要炒了。

锅里放一撮细砂，灶糖里的火“噗噗”响，细砂青烟袅袅时，母亲用葫芦瓢把布袋里的米胚拨进锅，用炒米帚在锅里匀速划动。灶糖里的火不能太大，火大了米容易炒焦；火小了，米胚不发涨，吃起来有“骨子”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心急也吃不到高品质的冻米。一番操作后，锅里的米胚由银白透亮变成胖胖的奶白黄，母亲放下炒米帚，用炒米兜将锅里的

米和砂一股脑兜进冻米筛，轻筛几下，砂筛进锅里，留下一筛子白胖胖的冻米，冻米堆满簸箕，再装进团团罐罐里。

我喜欢吃母亲的炒冻米，常常当零食吃，上学时，荷包里总是装着满满的冻米，有时也当主食。中午放学，母亲不在家，我就从陶罐里拨出一碗冻米，放些白糖或盐，再加腌菜，泡了当中饭。母亲也用炒冻米招待客人，用开水一泡，放点油盐，再煎上三四个鸡蛋，就是上等美食。黄梅小戏《打猪草》里，陶金花和金小毛消除“偷笋”误会，一路“对花”到陶金花家门口，陶金说：“小毛哎，到我嘎（家）里，我煎鸡蛋泡炒米给你‘七’（吃）啊。”一听到这段唱词，我就想起母亲的炒冻米。

炒冻米还可以做冻米糖和冻米圆子。过年前几天，家里熬制的糖粑放在锅里融化后，加冻米及少量芝麻，搅拌均匀，再拍打成型，切块，甜脆的冻米糖便做好了。

冻米圆子跟肉圆子一样，是我们家乡年夜饭必上的一道菜。豆腐切丁，煎成金黄色，肥夹瘦的肉丁炒熟，加香油、酱油、生姜、蒜末翻炒，水烧开后，倒进盛有冻米和山芋粉的盆里，搅拌均匀，捏成圆子，放在垫有粽叶的“耙列”（竹子做的蒸屉）上，蒸到热气上升，软糯筋滑，有着肉与豆腐清香的冻米圆子就可以入口了。

